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黑籍冤魂

第二十回 得錢過癮乞丐窮凶 指東話西店商受辱

卻說仲勛窮途落魄，流入乞丐道中，終日在街頭沿門托鉢，到了夜間，就在人家屋簷底下歇宿。人家吃不了的飯，一碗半碗，要來充飢；討下來的錢，將去到乞丐煙館裡買鴉片吃。他自己思量，這山西地面，風俗儉樸，不比吳地奢華，討飯不能過活，做乞丐要到南方去做，於是一路討飯向江蘇來。論年不論月的走，好容易討飯討到了江蘇。恰值隆冬時候，彤雲密布，大雪飛來，天氣十分寒冷。乞丐身上，破衣襤褸，百結懸鶉，怎抵得住那一天風雪？

一日，這乞丐凍僵在茅廁旁邊，看看待斃，卻好有一人來登坑，走入廁所，見個乞丐睡在那裡，倒也不在意。一面出恭，一面看那乞丐，見他頭髮蓬蓬，已結成了餅；頭上連頂開花帽子都沒有；身上一件破棉襖，千孔百洞，老棉絮拖在外邊；下身穿著條窮褲，簡直連褲襠都沒有。

那人以為他凍死了，登完坑，再朝他看，覺著尚有口氣，那人看得可憐，身邊摸出三五百銅錢，教他去買條舊褲，多下來的買些飯充飢。斯時卻值天晴雪霽，那乞丐慢慢的爬起來，拿著銅錢，快快地往市梢頭走。走過一片叫花煙館，停住了步不走，那煙館裡面衝出一股鴉片臭氣，他聞了似乎熬不住癮發，就拿錢去買鴉片煙吃。吃了一頓煙，出到大門外來向太陽。

可巧舍錢與他的那人經過，見了他，問道：「你這乞丐，適才我與你的錢，為什麼你不去買褲著？蹬在此何干？」乞丐不響，那人又問他的錢：「究竟在身上不在身上？買一條舊褲還不夠麼？」乞丐停了半晌，說道：「用了。」問他怎樣用法？他道：「買煙吃了。」

那人探頭向門裡一望，見一班煙鬼，都是垢面蓬頭，橫七豎八的躺在亂草鋪上吃煙，口中噴出來的煙氣臭得難當。遂大罵乞丐：「死囚畜生！你有錢就買煙吃，怪不道要討飯！」

那乞丐道：「老爺，你不要動氣，我不吃煙，也不要做乞丐，吃煙就是做乞丐的根苗。我小時也曾讀過書的，什麼《神童詩》我都讀過。那開卷便是說：『天子重煙膏，文章不用了，萬般皆下品，惟有鴉片高！』適才的錢，不瞞你老人家說，實實在在買鴉片吃了。吃飽了煙，這老大西風，窮骨頭到還耐得；要是沒有煙吃，癮發了，真熬不住一刻。我方才僵在那茅廁上面，半是凍僵，一半還為著煙癮呢。老爺你救人只要救得人活，管什麼吃煙不吃煙？」

那人大怒，罵道：「死囚！我看你去死不遠，不久終成餓鬼。你不是吃的煙，竟是吃的屎！」那煙鋪裡的煙鬼，聽說吃屎，大家不答應這句話，出來要與他為難，那人看勢頭不好，自己不值得和這些叫花煙鬼扳談，拔步便走。那些煙鬼，得意揚揚，仍舊向裡面去吃煙。

這仲勛後來就有那些叫花煙鬼，薦他做個更夫。那更夫的職守，是巡警打更，終夜不睡，吃鴉片人充當，最為合宜，所以更夫統通都是吃鴉片的。列位不信，可留心看一看，更棚裡個更夫，日間困著像只死狗，夜間起來，吃足了煙，再出去巡更，卻從不會因失時，這就是更夫吃煙的好處。

閒話休提。再說這給錢與乞丐的人，姓苗名大年，號秀夫，是丹陽縣裡的秀才。平日以訓蒙糊口，終年坐著張冷板凳，覺著毫無生趣，思量出門去閱歷幾年，或者求得個異路功名。後來有個朋友，薦他到安徽壽州去就館，他十分得意，拼當家事，即欲啟行。

這日去看他一個知己朋友，那朋友姓許名宗濂，號藕齡，家世清華，是丹陽望族，與苗秀夫是個同窗知己。這日秀夫正要去看他，恰巧在路上遇見，兩人就到茶肆吃茶。苗秀夫告訴他要到壽州去就館，他道：「極好，這訓蒙本來沒有道理，但官場是個勢利世界，只重衣衫不重人的，你出客衣服，總須辦幾件，這方袖馬褂是第一件出場行頭，你有麼？」秀夫道：「我沒有，我也知道要置備幾件新鮮衣服，但現在盤川夠了，卻沒辦衣服的費，意欲與你相商。」藕齡道：「知己朋友，哪有不幫忙的道理？你不用放在心上，我送你二十金程儀，明日教下人送到府上，但有一事相托，你到壽州，那壽州門多帶幾隻回來。」秀夫笑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老兄的日常用品，小弟哪有不放在心上。」兩人閒談一回，各自歸家。

秀夫到了明日，等到日中，不見許藕齡家送錢來，心中著實焦急。忽然想到他是吃煙的，如今尚未翻身，我倒在此呆等，他說了總是要送來的，不曾撒謊。我何不先去置辦衣服，如今做是來不及，好在衣莊上各種都有。

吃了飯，拿了洋錢，走到街坊，看見一片衣莊，倒也很大，衣攤上面，立著一個伙計，在那裡叫攤，旁邊擁著許多鄉下人，看的看，買的買。秀夫朝裡一看，那伙計們做生意，忙得落亂，櫃台裡面，地當中立著一個伙計，捧著枝水煙筒，在那裡吃水煙。

他便走上去朝他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買衣服。」那人對他一相，似睬不睬的把頭略為一點，問道：「你要買什麼衣服，那邊叫攤上去揀，中意就是了。」秀夫道：「我要買好的。」那人道：「掛在那裡都是好的，你自己看罷。」

秀夫肚裡思量：「這個伙計，兩隻眼睛發直，看是在那裡想心思，倒把生意丟在腦後，只管捧著水煙筒吃水煙，人家向他買東西，好像是向他討債的面孔，豈不詫異？」遂高聲說道：「我要買件珠皮方袖的緞子馬褂，你家有沒有？沒有，我到別家去。」

那人方才放下煙筒，有陽無氣的去拿出半新舊的一件馬褂出來。秀夫把標籤紙一看，計價十三兩五錢，就問道：「是一塊洋錢一兩麼？」那人左顧右盼，心不在焉，聽人問他可是一塊洋錢一兩，他脫口而出的說道：「沒有這樣貴，真真老陳公膏，從前好挑二兩，如今雖然漲價，也挑得一兩五六錢。」秀夫道：「我是問你買馬褂，不是問你挑鴉片，你的放在哪裡？你是衣莊店的伙計，不是煙館裡的跑堂。怪不道你在那裡出神，沒有心思做生意，原來你一心想吃鴉片，立在櫃台裡面，還當是橫在煙鋪上，你不要是在那裡說夢話，你的煙癮過足沒有？你去過足癮再來做生意。」

店中的人聽了，大家發笑。那人好沒趣，臉漲通紅的忙說道：「我聽差的，我聽差的，衣裳是一千個錢一兩，先生不要笑話，說差是作得的。」秀夫不與他多言，把衣服翻過來一看，復又翻過去一看，見袖子底下有些齷齪。那伙計說道：「這是灰塵黏在上面，我來撲去了就是。」順手把那灰塵一掃，那灰塵不曾掃去，手指上的煙積，倒塗了個斑點。秀夫道：「你的指頭不乾淨，想是鴉片煙積。」那伙計道：「不是，方才吃了水煙，不曾揩一揩，不妨事，換件看看就是了。」

秀夫就買了一件對襟方袖的珠皮緞子馬褂，又買了幾件不新不舊的衣裳，付了價，拿得回去。一算盤費到用完，那藕齡的程儀，倒不送來。

一等兩日，沒有消息，心中異常焦灼，以為藕齡食言，其實藕齡並非食言，他是個富家郎，哪裡想得到寒士的苦處？平日與秀夫最為契合。同學時，切磋琢磨，志氣也是不小。後來娶妻成家，漸漸的溺於晏安，復又討了個妾，吃上了煙，這平生的大志，都被這嬌妻妾妾銷磨盡了。

常言道：「兒女情長，英雄氣短。」天下這等人卻也不少。雖然有那良師益友，苦口婆心的規勸，卻總是耳邊風，縱有時聽得入耳，自己要想發憤為雄，都是一般虎頭蛇尾。這也有個緣故：大凡家道豐足的人，不愁吃，不愁著，貪著現前快樂，便沒有什麼大志。藕齡是豐衣足食的人，終日在家，調笑妻妾，吞吐煙霞，哪裡還想得到求取功名，希圖上進呢？

那日他見秀夫要出門，一口照顧，送他二十金程儀，卻是出於至誠，並不是謊言。但他回去，煙鋪上一躺，幾筒煙一吃，妻妾之間，談談家常，說說笑話，把日間的事，忘得影響全無，吃煙人記不得隔夜事，這是一定的。

那秀夫等得發急，只好親自走到他這裡來，一面算是辭行，一面看他的動靜，再作道理。藕齡與他見了面，問道：「老哥還未動身麼？現在一準幾時榮行？」秀夫道：「還沒有一定，心裡要緊走，卻是盤費不舒齊。」藕齡覺道自己忘了將程儀送去，誤了秀夫的行程，心中倒過意不去，說道：「老哥不要動氣，兄弟誤事，忘了將程儀送過來。」連忙入到裡面，取出二十塊洋錢，把紅紙

封好，親手交與秀夫，說道：「些些薄禮，聊表微忱。」秀夫千辭萬謝的受了。藕齡道：「知己朋友，有什麼客套？你在此用過夜飯去，省得我到館子上替你餞行。」遂教家人去買上幾件菜蔬回來，留秀夫吃了夜飯。臨別，說道：「恕不送行，願老哥一路順風，他日得意歸來再見。」